

泰来文史资料

第一辑

泰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

前 言

《泰来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县委、县政府重视、关怀，在各位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这是我县政协工作中的一件欣幸之事。

编写与出版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亲自倡导、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并已载入全国政协章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通过史料的征集和出版，可以广泛调动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对民族解放事业、对社会进步作过贡献的人物的名字及其光荣事迹载入史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广大青少年，则可以从文史资料具体生动的史实中，从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受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不能得到的感染力。

盛世修史，古今如是。但岁月流逝，时光不待，那些据有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人，多已年逾花甲，因而积极“抢救”有关史料，是迫不及待的特殊任务。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而又水平有限，任务艰巨而又经验不足，因此殷切期望各位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以及各位读者不吝赐教；多供史料线索，为今世、为后代、为家乡抓紧挖掘、整理，共为振兴泰来留下珍贵的“三亲”史料。

泰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

目 录

泰来县沿革简史.....	(1)
· 马占山部队奋勇杀日寇	
江桥一线抗战纪实.....单志国 王德江	(10)
张平洋将军在泰来.....	(23)
阚子祥同志抗日斗争二三事.....	(29)
骑兵英雄邵喜德.....	(34)
“泰高”事件.....单致国	(38)
回忆解放前泰来县的文化设施和活动.....单致国	(52)
塔子城简介.....王丰庆	(57)
平洋砖厂青铜时代墓葬挖掘简介.....王丰庆	(63)
“辽印”出土之我见.....王丰庆	(65)
征稿启事.....	(68)
封二 辽金古塔、张平洋将军纪念碑、泰来清真寺	
封三 江桥抗战战壕遗址、倒塌的日建纪念碑	

泰来县沿革简史

地理形势

泰来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地跨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五十九分至一百二十四度，北纬西十六度十三分至四十七度十分。南与吉林省镇赉县接壤，西与内蒙古札赉特旗为邻，北与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毗连，东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隔江相望。全县总西积三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一百三十九万多亩，草原面积一百七十九万多亩。县内聚居汉、满、回、蒙古、朝鲜、达斡尔、锡伯、鄂温克、鄂伦春、壮、侗、白、水、中国籍外国人等十四个民族，三十一万八千多人口。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地处松嫩平原的西南端，县内最低海拔一百三十四米，无霜期短，平均降雨量三百七十毫米，多干旱，春冬季节风沙较大，属大陆性气候。盛产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和葵花，西瓜，甜菜等经济作物，有的乡镇适于畜牧、水产养殖，是一个半农业半畜牧的县份。全县境内主要河流国积约二百零八平方公里，其中：

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经布西、齐齐哈尔，沿我县大兴、托力河、江桥、胜利、宁姜各乡镇，自西北向东南穿县而过，经镇赉、大安逐入松花江，在我县流长约一百四十四公里，是我县最大的河流。

绰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雅克山，经札赉特旗，到我县江桥镇杏花山流入嫩江。

呼尔达河：绰尔河支流，经札赉特旗横穿我县中部地区，经镇赉逐入嫩江，在我县流长约一百一十公里。

由此三条水系支生的港岔湖泊星罗棋布，为我县渔业养殖和芦苇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建置沿革

据《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载：“昂昂溪文化广布于松嫩平原，而以嫩江沿岸遗址密集，数以百计……”。昂昂溪文化属新石器时代前期，是我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细石器文化。从古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鱼骨和兽骨，而且不论男女墓中均有石镞，骨枪头等渔猎工具，说明大约六千年前，这里的原始先民过着以渔猎为生的男女平等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

从民族上看，我国东北和其他边远地区一样，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历代对各民族的称谓多有不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不断通化、结合和分裂。民族名称和来源，直至近代仍是大同小异。大体上就我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上考据，先秦以来为夫余地。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夫余为貉族中立国最早的，其居地在长城之北，去玄菟（今沈阳一带）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婁，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今黑龙江）方可二千里”。《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载：“秽貉族的居住地区很广，东至松花江流域，北至嫩江流域，西至松江分水岭”。我县位于嫩江中游，可见先秦时期为秽貉族的夫余地区。

两汉、三国、晋时前。秦汉时期东胡（泛指）各族为匈奴所败，其族人有的退居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称为鲜卑。其活动地区西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广大

地区，皆属鲜卑地。据近年在我县平洋镇解放乡发现的古遗址中采集到的石器和陶片看，颇具鲜卑文化特点，可见我县在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鲜卑、夫余两部交错游牧之地，随西晋的覆亡，夫余为勿吉所逐。

东晋、南北朝时期。据《魏书》载：“夫余遣人渡那河（今嫩江）因居之，称达末娄，即豆末娄”。又云：“乌洛候在地豆干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里”。《唐会要》载：“乌洛候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是为今绰尔河下游及齐齐哈尔、嫩江流域东西地。据此，我县在南北朝时期当为乌洛候人居地。

隋、唐时期。北朝末年到隋朝，突厥汗国强大，鲜卑族的一支室韦契丹分大室韦、南、北室韦、蒙兀室韦等部附属於突厥。唐政府授室韦都督府辖室韦诸部。唐末，黄头室韦占据整个嫩江流域及洮儿河流域，并逐渐与靺鞨人融合而形成后来的黄头女真，蒙古（蒙古）亦是当时保留在此地的一个部落。另据《旧唐书》载：“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忽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会”。可见东室韦分布于洮儿河北，嫩江以西、北，至绰尔河下游南岸一带。据此，我县在隋唐时期当为南室韦，晚唐则属黄头室韦和东室韦居地。

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室韦势力逐渐强大，西至黄河套、北至呼伦湖、大兴安岭，横断室韦部，东临大海。我县当时地处南室韦，当为契丹属室韦部。

辽、北宋时溯。契丹建辽后，在上京临潢府统制下，东北地区分上京道和东京道。今辽、吉、黑三省均属东京道，州县制与部族制并存。据我县一九五三年在塔子城出土的辽

朝“大安七年残刻”证实，及对塔子城古城的多方考证，与《辽史·地理志》载的泰州相符。可见我县在辽、北宋时期，是辽朝的北方军事重镇泰州。

金、南宋时期。金前期仍沿辽制，设东北路招讨司于泰州，仍置德昌军节度使，隶上京。据《金史·银术可传》载，天辅五年（一一二一年）“以境土既拓……遂摘诸延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泰州”。大定二十五年（一一八五年）撤除节度使，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又置泰州于长春县（辽代长春州），旧泰州降为金安县。由此可见，金朝时期，随着政治、军事重心的南移，我县当时已由军事重镇逐渐转化为以屯垦农耕为主的城镇了。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三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封地在呼伦贝尔南部，哲里木盟全境。清之科尔沁十旗即其后裔。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建大元，哲里木盟北部属岭北行省，南部属辽阳行省，哈布图哈萨尔四世孙辽王乃颜封地在今札赉特旗，我县当时应属辽阳行省之开元路所辖蒙古族牧地。

明朝时期。明在东北地区先后设辽东、大宁、奴尔干三都司，下设四百多个卫所。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年）在兀良哈之地设泰宁、福余、朵颜三卫，朵颜卫包括今安达市与绰尔河流域，在福余卫南。当时我县应为朵颜卫所辖，上属大宁都司，大宁都司南迁后，为奴尔干都司所辖。

清朝时期。初沿明制。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设置黑龙江将军驻龙江城（今璦琿、后迁墨尔根，再迁齐齐哈尔），东与南接宁古塔将军（一七五七年改称吉林将军）辖区，北至外兴安岭，西南至雅尔河接内蒙古哲里木盟。哲里木盟是内蒙古六盟之一，与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同

为中央平行的二级政区。它南接盛京，西邻昭乌达盟，北至雅尔河接黑龙江将军辖区，东邻宁古塔将军辖区。东北地区计有蒙古十旗，各旗、盟直属于清政府，由中央任命蒙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为札萨克（旗的行政长官），各省将军亦只有监督之权。由黑龙江将军监督的有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依克明安四旗。札赉特旗据《清统志》载：“又（札赉特）绰尔城在西北九十里，周七里余，门四”。札赉特之位置于科尔沁之东，东至杜尔伯特界，西及南至郭尔罗斯界，北至索伦界。其旗王府当在我县现在的胜利乡，胜利乡的黑帝庙即旗级的中心庙宇。绰尔城东南距札赉特约百里。札赉特旗王府后迁到绰尔城西北音德尔，我县清朝时期当为札赉特旗之牧地。

清朝初期严格禁止长城以内居住的汉人越境到蒙古地区开荒种地和居住，但自康熙年间开始，不断把叛乱将士、获罪文人及家属流放到宁古塔、齐齐哈尔等地，这些汉人多从事教书、编史或充当水手、站丁等业。到康熙中叶以后，汉人流徙关外者日渐增多，游民商贩私立家业者亦不少。雍正以来，从事皮货、珠宝、牧畜的贩卖等商业活动的回族，开始在关外定居。清中期，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又流放一批回族到齐齐哈尔等地。光绪初叶对汉人出关开始解禁，更有大批汉人出关，其中大部分农民给关外的旗人或蒙古人为佣或典买土地，少部分人从事开矿、筑路、手工业生产或经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些朝鲜族定居东北，他们主要从事水稻栽培。这些汉、回、朝鲜等族流入关外后，有的编入旗籍，有的当兵戍边，有的与当地旗人或蒙古人通婚同化，至今亦很难找出其民族源流。

随着蒙古王公军旅的奢侈享乐，旗里牧民负担过重，他们见到汉民从事农业生产收益很大，便想到把广阔的蒙古草原开出部分耕地，可以坐收大量租税以饱享乐。因而蒙古王公向清政府呈请，要求迁来汉族农民开垦荒地。到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钦命准予在指定地区开荒，并颁布几项规定。此风一开，大量汉人流迁蒙地。札赉特旗的开放是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黑龙江将军恩泽呈请开放荒地的奏折批准下来开始，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式向汉人开放。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在莫勒红岗子设大赉厅，设通判。并在塔子城设大赉厅分防经历衙门。同年在杜尔伯特境内设沿江荒务局，翌年撤销，于多耐站设武兴设治所，在嫩江西岸哈拉火烧设屯垦局，驻军开垦。从黑龙江省陆军中退伍的军人，可要求到此地垦荒耕种，每人给荒地一百亩。由此又促成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的第二次开放。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多耐站的武兴设治所并入哈拉火烧屯垦局，改称杜札屯垦局。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塔子城大赉厅分防经历衙门，改称塔子城警察事务所。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裁撤杜札屯垦局，在泰来设治局，隶属黑龙江省龙江道。内蒙在泰来设治局收归土招，俗称“蒙古局子”，从此，泰来设治局为大兴县属内自治，是为我县行政设治之始。除设治局治城外，局辖内有五市九乡，即：多耐站、温特河站（今大兴乡时雨村）、他拉哈站、长山堡（今街基村）、塔子城五市，九乡是：时、梨、平、丰、安、居、平、守、望。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裁撤塔子城警察事务所，设武兴佐治局。并改成以区为地方行政单位。泰来设治局内划为

五区：治城与平乡为一区，安、居两乡为第二区，时、和两乡为第三区，年、丰两乡为第四区，年、丰两乡为第五区。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泰来设治局改升为县，辖区如旧。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重划为五区十六乡，即：城区为第一区，街基为第二区，塔子城为第三区，哈尔戈为第四区，大新屯为第五区，共辖十六乡。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二月，撤销龙江道尹公署，泰来县直属于黑龙江省。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年）满洲国初期仍沿用旧东三省的区划，泰来县仍隶属于黑龙江省。

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满洲国颁布“暂行保甲法”，泰来县划五区十七保一百三十四甲。五区是：城区为一区，街基为二区，塔子城为三区，江桥为四区，大新屯为五区。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年）十月，由原黑龙江省中部十八个县二旗与奉天省洮辽七县合并成龙江省，泰来县隶属于龙江省，辖区如旧。

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满洲国颁布“街村自卫法”，泰来县境内划一街四村，即泰来街、塔子城、长山堡、哈尔戈、五庙子四村。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改划为一街十村，即泰来街、街基、塔子城、江桥、五庙子、好新屯、大榆树、乾德门山、特克山、大五家子、徐家围子十村。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成立泰来县人民政府，隶属于嫩江省。全县划九区八十四村。城区为一区，塔子城为二区，街基为三区，大榆树为四区，平洋为五区，江桥为六区，大

五家子为七区，克利为八区，好新屯为九区，共辖八十四村。

一九四七年二月，黑龙江，嫩江两省联合成立黑嫩省，泰来县隶属于黑嫩省。同年九月黑嫩省又分成黑龙江省和嫩江省，泰来县仍属嫩江省。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区所辖特克吐等十村，划分成第十区。五〇年四月又并入三区，同时把二区所辖于家圈子等村划出为第十区。

一九四九年五月，黑、嫩两省再次合并为黑龙江省，泰来县仍属黑龙江省。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黑龙江省与松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泰来县隶属黑龙江省，同年九月，龙江县十区（大兴）所属十三村划为泰来县，为第十一区。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区改为泰来镇人民委员会，其他各区均以地名设区，不再冠以序数。计：塔子城区、街基区、大榆树区、平洋区、江桥区、胜利区、克利区、好新屯区、和平区、大兴区。

一九五六年四月并村划乡，全县划一个区级镇，一个村级镇，二十三乡一百十七村。即泰来镇（区级）、塔子城镇（村级）、街基、新生、新建、好新、宁姜、新兴、胜利、大新、豆海、江桥、互助、平洋、新胜、克利、乾德、大榆树、平安、和平、六合、托力河、汤池、黄花（拟建未实施）等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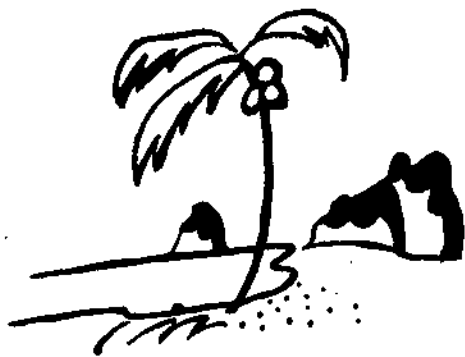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县组建九个人民公社，一百六十六个管理区（后改大队）即火红、街基、江桥、平洋、大榆树、塔子城、宁姜、胜利、大兴等公社。

一九六二年，塔子城划出和平、大榆树划出西里五、平洋划出克利、宁姜划出好新、街基划出宏升、大兴划出汤池等公社，全县计一镇十四个公社，一百七十七个生产大队和两俣种畜场。

一九八三年托力河建乡。

一九八四年除泰来镇外，塔子城、江桥、平洋三个公社改镇，其余十二个公社改乡。

（参考县史志办资料整理）



马占山部队奋勇杀日寇

——江桥一线抗战纪实

单志国 王德江

马占山的抗日斗争，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的。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能以保国卫疆为宗旨，面对强敌，率广大爱国官兵进行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江桥一役，以绝对劣势坚持半月之久，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重创，是难能可贵的。本文不是全面记叙和评价马占山的生平传记，仅就江桥抗战一役作一介绍。本文除笔者走访原马占山的老部下和实地考察外，参考了谢珂、温永录等人的文章，虽力求真实，但错漏仍在所难免。

战前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驻沈阳的部分爱国官兵虽经奋力抗敌，终因各军处于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和领导而相继败退。十九日沈阳沦陷，日本军队在沈阳掠去大批作战物资。不到一周，辽宁省的重要城镇全部落于敌手。

日军多门师团的天野旅团攻占长春后，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向其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多门二郎投降。二十一日吉林被日军占领，二十二日占领辽源及四洮路，二十五日占领洮南县，至此，吉林省大部地区沦陷。

日寇占领辽吉两省大部地区后，对黑龙江省地区，一时

未敢轻举妄动。其原因一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个师团、六个独立守备队，加上从朝鲜调来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不过一万多人，这些部队分散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一些主要城市和车站，能集中起来进行野战的部队已为数不多；二是黑龙江省地处中国北陲与苏联接壤，中东铁路又是中苏共管，苏联早已警告过日本：“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取防止手段”，因而日本进犯黑龙江怕引起日苏之间的冲突；三是从对辽吉两省的侵略中，日军得到收买上层汉奸较实战更为有利的甜头。所以将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积极收买汉奸，组织伪军进攻黑龙江。

日本侵略者，收买了张海鹏之后，一面唆使他进犯黑龙江，一面买通黑龙江省政府委员赵仲仁等游说马占山。马占山在关键时刻，不但不被其收买，反而组织部队英勇抗敌，彻底击溃了张海鹏伪军，粉碎了日寇“以华治华”的侵略阴谋。

张海鹏投敌北犯

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土匪出身，是清末东三省最大绿林帮头领冯麟阁的得力助手，外号张大麻子。被收编后，曾在军阀吴俊生手下当过秘书官，又为万福麟当副官。张作霖成为割据东三省的大军阀时，张海鹏做洮辽镇守使。

九月二十一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受命窜至洮南，拉拢张海鹏，答应如果张海鹏能与日本合作，关东军保他取代张学良统治东三省。张海鹏转请林义秀同关东军进一步联络，要求给钱给武器。九月二十四日，关东军派一支约一百二十人的日军，带二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洮南进犯。二十五日本庄繁派大石大佐会同原张学良的

军事顾问柴山少佐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大尉，通过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进一步诱降张海鹏。张同意与日本合作，并在日本到达洮南之前，命令其军队撤到城外并解除了洮南县警察的武装。

张海鹏投降的消息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万国宾所悉，一面电告北平副司令行营张学良和万福麟，一面派马景桂前往洮南探听虚实。张海鹏否认与日本合作一事，马景桂对张海鹏说：“如果在洮南不易维持下去的话，欢迎到黑龙江省去主持军务”。张海鹏伪言：“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惟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省躲避亦无不可”。北平副司令行营同时电委张海鹏为蒙边督办，并派人到洮南

劝张海鹏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张海鹏一面与各方敷衍，一面加紧与日寇勾结。日寇怕张海鹏动摇，立即以关东军名义册封张海鹏为黑龙江省主席，同时送来六千多支步枪和二万多万发子弹以及服装、粮食等军用物资，让他武装和扩充军队。并拨给张海鹏之子张质明大宗款项，迫其父子就范。张海鹏接受了日寇的封赠，于十月一日宣布“独立”，并自封为“保安边防总司令”，积极扩充军队，甚至把修建营防的工人也编成军队，以工头为团长，其战斗力则可想而知。当听到黑省边防军骑兵第二旅朱凤阳团，撤离泰来县的情报后，于十月十三日派新编第一支队少将旅长徐景隆率三个团为先锋，约以三千兵力进犯黑龙江省，十五日抵泰来县境，着手布防：

- 1、白永胜独立第十一团，约四百人，驻泰来城内；
- 2、徐景隆一支队约五百人、朋飞二支队约五百人、骑

- 兵六团李振部约三百人，驻五庙子站（现平洋车站）一带；
- 3、独立九团宋连升部，约三百人，驻泰来西洼子一带；
 - 4、独立十三团张俊卿部，约五百人，驻街基车站一带；
 - 5、总指挥部设在洮南。

马占山就职抗敌

日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省的侵略，形式多样，范围广泛。民国以来，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逐渐渗透“九·一八”事变以前，在齐齐哈尔设“龙沙旅馆”的林义秀就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的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辽吉两省相继沦陷，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张学良处探病未归，军政两界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市面混乱，群众纷纷向东部和北部县份避战。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一面制造日军即将进攻黑龙江的紧张空气，一面买通黑龙江省政府委员赵仲仁、吉祥等人在会上力主逃避、妥协。万福麟不敢回省，电令：“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长窦联芳负责，参谋长谢珂副之”。北平副司令行营接到黑省：“张海鹏确已投敌，即将向黑省进犯”的电告后，又电令：“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窦联芳声称张海鹏有日军支持，黑省军恐难抵抗，赵仲仁等人也力主妥协。谢珂认为张海鹏是乌合之众，日军若没有汉奸军队前导，不敢冒然深入，况有嫩江可守。主战派与妥协派争论结果，妥协派窦联芳、代理省主席万国宾、公安局长梁横，政府委员赵仲仁和一些厅处大员纷纷逃往哈尔滨。主战派谢珂积极准备阻击日伪军北犯，把驻泰来的朱凤阳骑兵团调到泰康西部，把驻拜泉的吴松林骑兵旅调到龙江附近，委朴炳珊为代龙江警备司令，带二营炮兵进驻省城，把库存的近百挺捷克式轻机

枪发给徐宝珍卫队团，并将工兵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归徐宝珍指挥开到嫩江桥构筑阵地。十月中旬，北平电令：“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黑省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省丰润县。一八八五年十月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毛家城子一个贫农家。一九〇三年沦落为匪，不久即被怀德县收编，委为哨官。一九一一年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任哨长。二年后任该部三团二连少校连长，继而营长、团长，驻防于黑龙江省东部。一九二八年任黑河镇守使兼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中将旅长。一九三〇年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马占山在黑河接到中央任命他为黑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省军政两署事务的电令，感到压力很大。东三省已两省沦于敌手，张海鹏投敌，日伪军重兵压境，黑省军政形势险恶纷繁，如效张海鹏等辈对敌妥协投降，当不失高官厚禄，但也难逃千古骂名；为抗敌，面对数倍于我以战胜者姿态出现的强敌，实难取胜，更加要冒违抗中央不抵抗政策之大不韪。辗转反侧，想此国家危亡之秋，委我以一省之长，抗敌守土是广大官兵的意愿，兵心可用，民心可用，岂能投敌。当下对他的部下说：“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请你们割下我的人头送到中央去请罪”。于是于十月十九日夜，到黑龙江省城。二十日宣誓就职。旋即对日军北犯和保卫黑龙江做了充分准备：一方面对军政两署进行整顿。擅离职守者限日到职办公，学校复课，商店开业，正式任命炮兵团长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刘允升为省城公安局长，立即着手稳定省城局势；一方面以防守嫩江桥为中心布置兵力。把东北屯垦军少将统带